

血沃梨干河

中

泗水射雕

魏丕植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血沃桑干河

魏丕植

中国戏剧出版社

血沃桑干河

魏丕植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邯郸新华印刷厂 印刷

738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6.75印张 插页1

1999年8月第一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104-01057-2/I·442 定价: 全三册 60.00 元

血沃桑干河

——泗水射雕

目 录

第一章	计戏群奸	巧起狼窝		(1)
第二章	痴女卖情	美男弄计		(14)
第三章	假鸾真鸣	初露锋芒		(27)
第四章	错中将错	与魔共舞		(40)
第五章	巾帼斩妖	威慑百丑		(53)
第六章	以毒攻毒	毒死毒人		(65)
第七章	以奇出奇	奇招奇胜		(78)
第八章	美妖丑怪	竞技过招		(91)
第九章	“二鬼”屠狗	夜探虎穴		(104)
第十章	黄桑平魔	鬼戏百扬		(118)
第十一章	恶雕盘璇	怪鸟蠢动		(131)
第十二章	泉闹龙潭	鹰击长空		(144)
第十三章	菊黄蟹肥	阎王剃头		(157)
第十四章	赌窟扬威	以黑吃黑		(171)
第十五章	因爱成仇	军妓叛国		(185)
第十六章	姹紫嫣红	魔女弄姿		(197)
第十七章	入耳惊心	屠杀有据		(211)
第十八章	反间有术	渔翁得利		(223)
第十九章	一钩残月	两地相思		(237)
第二十章	代炸密库	弱女殉情		(250)

第一章 计戏群奸 巧起狼窝

在泗水古郡南城，有一座宫廷式的建筑群，它位于九节龙山北麓不远处。

这座宫廷式的建筑，是满清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途经泗水的临时行宫。

当地县志记载：行宫建筑规模宏大，院内堆砌假山，开挖水池、亭、台、阁、榭、小桥流水、花草树木，异常别致，赏心悦目。

截至日寇侵华，攻陷泗水，这里仅存正殿和一些附属建筑，被龟本五郎指定为私邸。龟本是日本士官学校早期毕业的凶悍军人，也是主战最力的侵华急先锋，由于他极力施行“三光”政策，被委任为泗水驻屯军司令。

龟本的生象，活脱脱一只黑狗熊，生性残暴，毒狠嗜杀，视中国人性命如草芥。

要说龟本五郎有爱好，这只黑狗熊似的日本鬼子，崇尚武士道精神，每天早晨六至七点坚持练劈刀技术，任何人不得干扰。

这里所说的任何人，自然不包括他的上司在内，对待上司，龟本同样摇尾巴结。

此时天色，刚过六点，上身赤膊，下面只穿裤头的龟本五郎，施展开全身解数，紧握自己那口胜过性命的日本军刀，左砍右劈，上撩下剁，缕缕寒芒，凶猛凌厉，宛如一只噬人的恶狼。

面前人影一花，一个身穿伪军将校呢的汉奸，年纪约在五十上下，半截眉毛，三角怪眼，短腿粗胳膊，腆着大肚子，气喘吁吁跑来。

受过正规训练的龟本，手中军刀，不停挥舞，看也不看大肚子汉奸。

龟本五郎的属下，包括泗水古郡的大小汉奸，几乎没有一人不知道，早上六点到七点，是驻屯军司令官雷打不动的劈刀时间，不论他是谁，不论有什么要紧的事，一律不准惊动他，否则，他会悍然挥刀劈

死你。让狼狗撕啃你的尸体，连眼都不眨一下。

说怪，真怪。

大肚子汉奸名叫祁银禄，原本是泗水刘家贸易公司的二掌柜，外号人称哈巴狗，也有人喊他胖乌龟，原因是他有个专门给他缝制绿帽子的妖艳老婆，他小子能穿上将校呢，和当上泗水古郡的警备副司令，全是他那会说、会笑、会浪、会勾引人的老婆替他挣来的。

胖乌龟胆小怕死，按理说他不会也不敢在龟本劈刀的吃紧当口来戳马蜂窝。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说怪，真怪，怪在胖乌龟愣敢两条胖腿一并“吧”的一个立正，一边举手行礼，一边大喊：“报告司令官！”

持枪站在台阶之下的日本军官吓了一跳，真怕龟本司令会生气一刀劈死胖乌龟。

出乎日本军官意料之外的，是老鬼子龟本只狠狠瞪了胖乌龟一眼，照样一招一式劈他的刀，意思是不准胖乌龟干扰自己练习刀法。

没想到平时胆小如鼠的胖乌龟，竟会再次将两条胖腿一并，再一次“吧”地立正，再一次喊出：“报告司令官！”声音也提高了两度。

持枪站岗的军官，吓得闭上双眼，吃准龟本五郎会一刀劈了胖乌龟。

再次出乎日本军官的意料之外的，是老鬼子龟本只嘟哝骂出一句“巴格……”，照样左砍、右劈、上撩、下剁，没有将刀劈向祁银禄。

奇怪透顶的是，平素掉片树叶子，都怕砸破头的胖乌龟，硬是身外长胆，胆大包天，第三次两腿一并，厉声喝出：“报告司令官！”

别看龟本五郎人长的像只黑狗熊，可他毕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并在侵华伊始，充当过华北派遣军作战参谋，很得日酋田代皖一郎中将的赏识和信任，因此他断定胖乌龟之所以如此，铁定是有特别重大的事情报告，故而不仅不怪罪，反倒将军刀抛扎地上，连头上的汗水都没擦，就吼出一声：“你的……”

胖乌龟可能急坏了，不容龟本五郎将下面的：“什么干活？”吼出，就递给他一封信。

龟本五郎一把夺过，发现信没封口，信皮上写有：“龟本五郎收启”字样。

龟本五郎赶快抽出信笺，只见上面写道：“刘家序的得力助手贾振寰，今日上午抵达泗水，消息证实之后再赴乾隆行宫领赏！”

揣摩不透龟本五郎意思的胖乌龟，压低声音提醒：“此事只可信其有，不可等闲视之！”

最后那个“之”字的音韵，还在空气中回荡，正殿之内，蓦地响起急骤的电话铃声。

急骤的电话铃声，把正在沉思之中的龟本吓得直哆嗦，回身扑入正殿。

适巧此时，一个身材瘦长，头发稀少，脸庞小得出格，五官几乎挤成一堆，特别是他的两只眼睛，简直能合成一条缝，就连走路，也像是踩不死一个蚂蚁的西装少年，贴近了胖乌龟。

西装少年是胖乌龟的小舅子，姓沙叫沙忠臣，沾他姐夫的光，当了龟本的翻译。

为时不过片刻，老鬼子龟本，就从正殿之内狂奔而出，原本黝黑的丑脸上，因激怒而现出暗赤色彩，活脱脱变成为紫羊肝的模样。

祁、沙郎舅二人，为防龟本迁怒于他们，连忙挺胸立正的等候命令。

龟本活像要吃人，劈胸一把揪住胖乌龟，错齿如磨操着半生不熟的华语厉叫：“祁的，你的快快的带上你的警卫连，我让警察配合你，立即包围东车站，封锁所有通道口，等平沪通车十点半开进车站，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搜，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洗，务必将那位专门化装成妖艳美妇的贾振寰抓来见我。”

胖乌龟头大不闷，清楚贾振寰的分量够多重，更知道刘家序是何等人也，晓得贾振寰在刘家序的率领下，几乎把北平掀成底朝天。

因此，胖乌龟麻着胆子问出一句：“报告司令，姓贾的如果拒捕？”

龟本一字一顿：“格、杀、勿、论！”

直到胖乌龟下了正殿右侧的台阶，龟本方才一指沙忠臣：“你的

快快的跟去！”

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沙翻译所以在龟本五郎面前得宠，是他小子将他姐姐沙玉美，亲自扯皮条送到龟本五郎床上的。

如此一来，龟本五郎就成了沙忠臣的月白姐夫，所以他才敢问：“电话是谁打来的？”

龟本烦躁的双手乱搓。

比别人多长两个心眼的沙忠臣，灵机蓦地一动：“难道是刘……”

龟本面容扭曲，嘴边肌肉一个劲的抽搐道：“是刘家序亲自来打来的！”

迟疑一下，龟本老鬼子终于说出：“刘家序的告诉我，他派助手来杀我，乘坐的一二三次平沪通车，十点三十分抵达泗水车站。”

沙忠臣忙问：“太君相信他的话。”

龟本脸色严肃说：“别人不信，我信，刘家序一向说到做到，从不谎言。”

沙忠臣说：“那我……”

龟本毛茸茸的黑手连挥：“你的快去，快去协助你姐夫，务必抓捕贾振寰。”

沙忠臣再不想去，内心再惧怕刘家序和贾振寰，也不得不麻着胆子赶往东车站。

命令是龟本亲口下的，没有人敢阳奉阴违，十点钟不到，就将东车站包围了。

说得悬乎点，不仅通往东车站外面的通路全卡断，也包围得水泄不通。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胖乌龟不仅像弓弦似地绷得铁紧，就连他的两只胖手，也紧张地攥出汗水。

好不容易熬到十点二十分，车站上开始要牌，预报平沪通车，正点到站。

直到十点三十分，一二三次平沪通车，满载乘客，按时抵达泗水

东车站。

早就待机行动的胖乌龟和沙忠臣，活像两只吞噬活人的饿狼，四只手臂齐挥，率领他们手下的伪兵，一拥齐上，将列车团团围死。

两个叛国投敌汉奸，为了邀功请赏，决心慎重行事，喝令车上乘客，全部从车尾下来，逐个验看他们所谓的“良民证”然后放行。

历时两个钟头，十三节车厢的乘客，全部从车上下来，就是没查出贾振寰。

胖乌龟傻眼了。

依着他的小舅子沙忠臣，干脆撤除警戒，回去报告给龟本五郎，告诉他人不在车上。至于告密人的检举信，刘家序打来的长途电话，纯粹是故布疑阵，诚心让龟本五郎疑神疑鬼。

胖乌龟不同意小舅子的看法，理由是刘家序没有必要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郎舅二人商量的结果，是亲自到各个车厢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上车查看之前，祁、沙二人分工，祁从车尾向前查验，沙从车头往后勘察。

上面说过，列车全长十三节，查验，勘察速度相等，半个小时之后，双方完全集中到第七车厢，全都没有发现丝毫的蛛丝马迹。

就在两人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刚想放弃勘察和查验，胖乌龟蓦地瞧见，距离他不远的一排车座下，宛如虾米似地蜷伏着一个人。

此时此刻的胖乌龟，确怕小舅子沙忠臣争了他的头功，立刻弹地扑了上去，强行隐忍住自己的狂吠，弯下腰去，将那人扯了出来。

映入胖乌龟沙忠臣二人眼内的那人，年纪在二十八九之间，总之是那人的岁数，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岁。

根据日本鬼子搜集到的消息，化名贾五姑的贾振寰，实际年龄二十五岁，正和蜷伏车座下面那人的年纪相仿，算是对上了号不假。

对不上号的是此人面黄肌瘦，形容凄苦，明摆着是个少年老成人。

凡此一切，跟那位专演风骚花旦戏的贾振寰，一点边都沾不上，甚至不像一个地球上的人，更何况此人明显是让麻醉药物迷倒的。

不但如此，胖乌龟为防有失，还是伙同小舅子，亲手搜翻此人的衣物和躯体。

经过仔细搜翻，竟然发现此人除去有一张从北平到南京的车票，没有别的东西，包括出门必须持有的所谓“良民证”和应有路费。

胖乌龟一怔，只好将目光投向自己的小舅子，征询他对此人的看法。

原籍东北沈阳，日语特别流利的沙忠臣，自作聪明地充当了福尔摩斯：“姐夫，我敢断定，此人是被贾振寰用药物蒙倒的，除去留下一张车票大摆迷魂阵，促令我们如入五里迷雾，然后掏走此人的良民证和财物，甚至购票时必须使用的居住证，在你我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抓捕不到贾振寰，正六神无主的胖乌龟，失口吐出“为今之计”四字。

沙忠臣断然说出：“为今之计，理应将他送往附近医院，迅急抢救，等他神智清醒，立刻追问他和什么样的人坐在一起，是谁麻翻了他，自会审出贾振寰的踪迹，还怕他飞了不成？”

胖乌龟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赞出一声：“真有你的，就这样办！”

深知龟本五郎脾气火暴的胖乌龟和沙忠臣，为防日本主子着急，决定留下沙忠臣等候那人苏醒，胖乌龟立刻驱车去向龟本回报。

听完胖乌龟祁银禄的回报，龟本五郎的那张大黑脸，简直能刮下两层霜，瓮声瓮气问了一声：“将那人送往医院抢救，是谁的主意？”

一点没有看出眉眼高低的胖乌龟，愣抢小舅子的功劳为已有说：“是卑职的主意！”

龟本不怀好意的再问：“真是你的主意！”

胖乌龟双脚一并：“卑职理应效劳！”

龟本咬牙骂出“巴格”二字，连“牙鲁”二字都免了，就伸出蒲扇般地右手，左右开弓，狠狠扇了四巴掌，抬腿一脚踹翻胖乌龟。

急怒交加的四巴掌，确实把胖乌龟给揍惨了，不光将他揍了个鼻青脸肿，也将他揍了个齿血肉糜满嘴，半天才从地面之上爬起来。

龟本咬牙痛叱：“你的笨蛋，你的该死，你的通匪，你的卖放八路……”

胖乌龟越听越害怕，哆哆嗦嗦，嗫嗫嚅嚅问道：“……太君的意思……是……是说那人……是说那人就是贾振寰……他还在我们手里。”

龟本似乎气疯了，冲胖乌龟左腿迎面骨，又狠踹了一脚，咬牙切齿狂吼：“你的打电话，贾振寰的在不在医院，跑了他你死了死了的！”

刚开始胖乌龟似乎不相信，由于日本上司越来越肯定，他才头顶之上冒凉气，假如那人真是贾振寰，昏迷准是假装的，假如真的走脱了姓贾的，龟本五郎准会一刀劈死他祁银禄。

生死相关之下，胖乌龟左腿迎面骨，再疼得如折似裂，也只好强忍不哼，一瘸一拐走向正殿中间的办公室，刚想伸手去抓电话机。比尺子量的还要准，就在胖乌龟的手指即将触及话筒的一刹那，话筒内陡地传出一阵急骤得吓人的铃声，充分说明必有重大事情发生。

胖乌龟最终抓起话筒，话筒内早传出沙忠臣的惊慌失措声：“姐夫，那昏迷人不见了！”

炸开当顶，冒出丝丝冷气，胖乌龟当即软瘫在地面上，吓得大口吸凉气。

与此同时，另有一个人的，同样吓得大口吸凉气，地点在北门街一家不起眼的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叫高德成，是抗日中坚刘家序的姨表哥，原先在一家大商号里学徒，多次向表弟刘家序表示他的抗日决心，一再要求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刘家序因他过分精明而拒绝。

在一次偶然的会里，高德成意外见到杜丁香，方才加入抗日救国会。

俗话说，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别看高德成平素把抗日救国口号喊得极响，那是因为他得到杜丁香的资助，开了一家独自经营的

杂货店，高德成由学徒当上了老板，饭有得吃，钱有得花，衣服有得穿，隔三差五地看场电影，听场梆子戏，逛逛太平洼，偶尔也偷偷摸摸钻进半掩门，搂着女人睡半夜。

眼下泗水古郡，全城戒严，挨家挨户查户口，吓得全城老百姓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杜丁香的小师叔，日本鬼子恨之入骨的贾振寰，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交给他一封杜丁香的亲笔信，信中指定高德成第一保证贾振寰的人身安全，第二安排好贾振寰衣食住行，第三供给贾振寰所需的一切资金。

基于以上三点，高德成哪能不大口吸凉气，他特别对第三条有反感，因为他早把这家杂货店据为己有，绝对不肯让别人拿走一分钱。更别说大量供给贾振寰所需的一切资金了。

历经艰险，看破生死关的贾振寰，连舍身喂狼都敢干，还能看不穿高德成的鼠肚鸡肠，问题是他从来没有到过泗水古郡这座城市，称得是两眼一抹黑，相逢之人皆陌路，连一个熟识的人都没有，你让他这个连良民证都不带的人到哪里存身。

更有甚者，是杜丁香为了小师叔顺利进入泗水古郡，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舍身喂狼计。除将十张银行本票缝在裤子夹层内，只带一张车票上了平沪通车，赶在火车进入泗水之时装昏迷，逼令敌伪军警将他送入医院抢救，然后寻找机会，从窗户跳出逃走，去找高德成。

如今一切都大功告成，不仅骗过了胖乌龟和沙忠臣，也从医院安全逃出，顺利掩进高德成的杂货店，开始他的刺杀驻屯军司令龟本，买通关系打入九里山弹药库，纵火烧毁这座专门供应华中地区日本鬼子枪械、子弹、药品、被服和化学毒物的庞大库房，从而大大削减日本鬼子在华中一带的战斗能力。附带调查牛眠大屠杀，现在倒好，杜丁香煞费苦心设立的一处秘密据点，硬是一点作用都不起。

吓死人的是，经此一来，人地两疏的贾振寰，整个暴露在敌伪军警的目芒下。

类似此等情况，发生在别人身上，或者会有求于人熟地熟的高德成，要求他把自己藏在比较安全的所在，或者设法将自己送出城外。

贾振寰可不是那种人，出生入死好几年，几达刀斧加身眼不瞬的无畏地步，发现高德成神色不对，言语支吾，立即离开杂货店。

时值石榴花开红似火的初夏季节，贾振寰身上却是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里面的白竹布小褂，洗得变成了灰色，除去头上的礼帽还有六成新，只有足下的礼服呢布鞋刚上脚不久。把话说穿点，贾振寰这身打扮，是他那宝贝徒侄女杜丁香精心设计的，也是沦陷期间所谓的那种：光棍两头俏，一双鞋子一顶帽。

贾振寰借助他的这身打扮，离开高德成盘踞的杂货店，穿过日本鬼子新修的启明路，拐到当地人习惯叫的察院街，打算买票进入公会堂，借着听京剧的幌子，混到下午再做计较。

可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他刚刚拐入察院街的一刹，蓦地瞧清有一小队日本鬼子，正从月波街转入察院街，挨家逐户地敲门打户盘查。

贾振寰无奈，只好放弃躲入公会堂听戏的企图，旋回躯体想奔泗水路……

促令贾振寰暗地心惊的，中枢街东头，察院街西口，全被警备队和警察封死。

如按贾振寰的处身之地，他只能去三个地方，一是位于察院街西口路南的凌云楼回民饭店，二是察院街路北的泗水照相馆，三是相隔不远的老裕德浴池，其他全是紧闭的住户。

片刻过后，从月波街方向逐户盘查的日本鬼子，越来越近，转眼查到三珍斋菜馆。

形势凶险到杀星照命，值此千钧一发，贾振寰咬牙闯入泗水照相馆。

坐在柜台后面的老板，是个满身富贵俗气的中年人，一张油灰色的大白脸，上面布满了粉刺，难为他好意思穿一套浅绿色西服，打一条上面缀满黑点的红领带，真他娘丑人作怪。

大白脸狗眼看人低，冷冰冰地冒出了一句：“这里是泗水照相馆。”

言外之意，是凭贾振寰那副寒酸相，配进泗水古郡第一流照相馆

吗？

贾振寰身在梨园，举凡三教九流、医、卜、星、相，无不涉及，至于那些骗、诈、拐、蒙、玩、一溜鬼吹灯，更是驾轻就熟，唯一的空门，就是不能容忍别人对他贾振寰白眼相看。

说来难怪，因为贾振寰五岁入科，九岁登台，一炮走红，除去专门饰演风骚花旦之外，还兼演文武小生，人又长得美如少女，妩媚风流，在他十五年的演唱生涯中，不知倾倒和陶醉了多少宦门小姐，豪宅少妇，军阀，名流，富商，巨贾，至于那些有钱人家的姨太太，艳帜高张的红妓女，更是对他如痴如醉，千方百计地勾引他，甚至能认识他而引以为荣。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贾振寰饰演马寡妇开店，硬引起宦家小姐，豪宅少妇们跟姨太太和红妓女比阔绰，纷纷用戒指抛砸贾振寰，戏演结束后，竟然拣起三百多枚，其中还有四枚钻石戒指，被贾振寰全部捐给孤儿院。

因此，贾振寰不等大白脸的话落音，“吧”的一声，将一叠崭新的伪钞甩在柜台上，票面全是五百的，一叠正好五万元，按一比十兑换法币（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也是吓死人的天文数字。

俗话说：“财不露帛”，以贾振寰的聪明机智，确实不该做这样的傻事。

事情砸锅砸在贾振寰刚把那叠钞票甩在柜台，门外人影一花，闪入一个躯体消瘦、尖嘴猴腮，形象阴狠，举止鬼祟的敌伪警察。

贾振寰刚悟出情况不妙。

大白脸早冲尖嘴猴腮那人讨好巴结：“卜巡官，今天轮到你老值日。”

姓卜的巡官大咧咧地来到柜台面前，目芒首先射向柜台上面的那叠钞票。

大白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道：“柜台上的钞票，是柜台前这位身穿破旧蓝布长衫朋友的，难为他囊揣巨金，竟会如此的节俭。”

姓卜的巡官正愁抓不到把柄，有大白脸在旁敲边鼓，马上将脸色

一寒，沉声叱出：“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地人，除去偷盗抢劫，不会拥有这般庞大的一笔巨款，跟我到局子里说清楚。”

话落，伸手去抓柜台上的伪钞。

伪钞五万元，是杜下香到处奔波，多方筹集而来的，交给自己的小师叔，是让贾振寰买通泗水古郡上层人物，从而达到刺杀龟本五郎，焚烧日本鬼子设在九里山的武器子弹仓库。

关系如此重大的一笔巨资，如何能让一个不知姓名的伪巡官拿去。

话说回来，自古好汉不斗势，贾振寰再不把一个瘦猴巡官放在眼里，无如日本鬼子正在附近挨家逐户盘查，自己身上没有良民证。

就在贾振寰举棋不定，敌伪巡官的黑手将触及那叠钞票时，柜台后面，楼梯之上，蓦地传来一声娇叱：“世仁，缩回你的狗爪子！”

姓卜的巡官真听招呼，娇叱甫始入耳，三孙子似地把手缩回去。

紧接着，响起高跟鞋踩踏楼梯的“得得”声，继之而来的，是飘来一阵香风。

大白脸霍地站起，垂手而立，比属下迎接顶头上司还要孝敬有礼。

姓卜的巡官，比大白脸还会巴结，“吧”的一个立正，不光两条腿并得严丝合缝，就连下面两只脚，都摆成脚后跟一般齐，两眼平视正前方，连口大气都不敢喘，像怕对方吹跑了。

从来一物降一物，别看娇声怒叱那人，至今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师兄弟排行居五的贾振寰，清楚自己准有把握将对方降服。娇声怒叱卜世仁的，是位衣着豪华阔绰，举止高傲放荡的时髦女郎。

目芒比别人锐利的贾振寰，早暗地觑出她花信已过，芳龄将逝，如按正常人们的婚嫁年纪，眼前这位豪华时髦女郎，应该是名花有主，儿女绕膝，可她左右两手的无名指，愣是连一只结婚戒指都没有，说明她至今仍然是小姑独处尚无郎的未婚女子。

贾振寰长吁一口气，暗自忖思，别的不说，单就时髦女郎的豪华阔绰，举止放荡，虽不能断定她亲日叛国，起码也是醉生梦死，甚至像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诗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我贾振寰危机之中利用她，不能算是造孽。

主意打定后，贾振寰侧身垂首，像只挣脱鹰爪的小兔子，想看又不敢瞧看时髦女郎。

要说那位时髦女郎，刚才是看不起姓卜的无耻行为，出他的洋相。

现在看清贾振寰的年龄和长相，和胆小怕事的楚楚可怜形象，霍地激起她的一腔义愤，决心抱打不平，道：“卜世仁，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自然指的衣服寒酸的贾振寰。

卜世仁陪着笑脸摇摇头。

时髦女郎逼近两步，指着柜台上的钞票问：“卜世仁，清楚钱是谁的吗？”

悟出时髦女郎想找碴，卜世仁心惊肉跳地再次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时髦女郎阴恻恻地冷叱：“卜世仁，你他娘的狗眼看人低，错把豪门阔少当成要饭的，钱是姑奶奶托这位少爷带来的，好把这片照相馆给盘下来，本小姐也过过经理瘾，你想空手套白狼！”

吓得卜世仁自己扇自己两下大嘴巴，一连说出：“我该死，我该死，我真该死！”

时髦女郎急于想和贾振寰交谈，不想再跟姓卜的啰嗦，绽唇叱出：“滚！快滚，赶快滚！”

别看她把卜世仁骂得狗血喷头，姓卜的反倒千恩万谢，点头哈腰地走了。

最会掌握火候的贾振寰，先冲时髦女郎深深鞠躬，轻声说了一句：“多谢小姐维护，日后再图补报，眼下正在盘查，小可就此告别。”

说罢，欲擒故纵地转身欲去。连柜台上的五万元伪币，他都不要了。

时髦女郎情急脱口：“你……不能走！”

话没落音，泗水照相馆门外，早传来一阵杂乱的皮靴踏地声，说明日本鬼子到了。